

2026年5月

24日

星期日

农历丙午年四月初八

忻州日报社出版 第993期 总第12416期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CN14-0026
代号:21-20 今日4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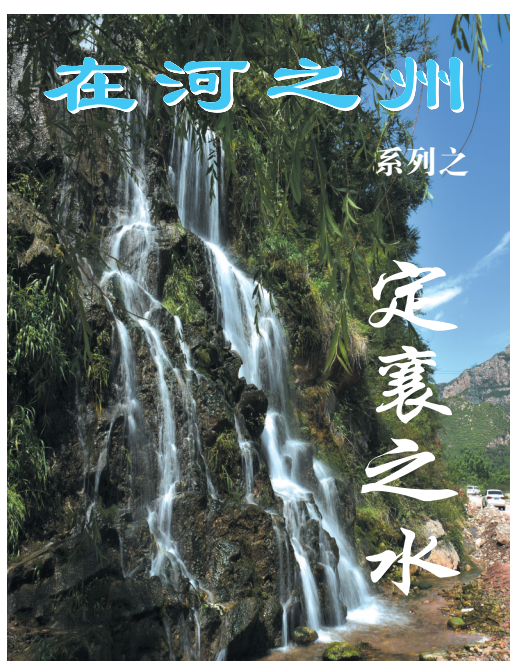


定襄漳沱河、云中河交汇处

张晋兰 摄

定襄：四河归宗 百水入画

□薄振宇



中旬。年平均最大含沙量为54.3公斤/立方米，最小含沙量为3.73公斤/立方米。

漳沱河最奇绝的景致，莫过于初春时节的“漳沱冰消”——这是定襄古八景之一。冬去春来，漳沱河却与常理相悖：南岸冰雪率先消融，河面碧波荡漾；北岸则冰雪未融，冰封如玉。一河之中半冰半水，界限分明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。古人曾有诗咏叹：“南岸为阳少着霜，先行冰泮作沧浪。何人解得其中意？逝者如斯感喟长。”如今，这一奇景依然可见，尽显大自然的神奇壮美。

漳沱河的美，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与人文底蕴。三国时期，曹魏名将李典镇守雁门时，见漳沱河畔百姓因缺水而困苦，便发动军民挖渠引水，灌溉禾苗。此举不仅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，也保障了士兵的粮食供应，成为定襄水利史上的开篇之作。

宋金时期，漳沱河两岸的水利兴修达到新的高度。金皇统二年，邱村人尔朱氏倡议开凿漳水渠，却因乡人不解其用意而作罢；金大定九

此牧马练兵——战马饮过河水后膘肥体壮，为大败匈奴立下汗马功劳。虽这一传说无从考证，却为这条河流增添了几分神秘与豪迈。牧马河的水清澈平缓、蜿蜒灵动，既不像漳沱河那般奔腾汹涌，也不似同河那般沉静静谧，恰如一位温柔少女穿梭于沃野之上，岸边草木倒映水中，宛如一幅江南婉约画卷。

牧马河的美，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深厚人文底蕴。金代元好问早年曾在神山苦读，而神山便坐落于牧马河畔。他时常漫步于河畔，写下《读书山》一诗：“此老胸中万卷书，溪山为屋水为墟。人间正有痴儿女，写入《遗山乐府》无？”诗中的“溪山”即指神山，“水”便是牧马河，字里行间尽显他对这片山水的喜爱之情。

明代文人邢昺曾漫步于牧马河畔，凭吊磨笄夫人，并写下《七岩词》：“夏屋山崩世世仇，磨笄自刺愿同丘。苍岩溜滴伤夫泪，翠岫云凝为国愁。”磨笄夫人是赵襄子之姊，因坚守贞节自刺而亡，被尊为惠应圣母，供奉在七岩山的惠应圣母祠中。祠内那如泣如诉的“八功德水”滴泉，正是

它发源于忻州市北部云中山脉的北沟岭，自晋昌镇兰台村西进入定襄县境内，流经西营、西河头村，最终在漳沱河大桥西侧1公里处汇入漳沱河。沿河右岸自上而下依次分布着兰台、西营、西河头、西关4个村庄。这条河全长8公里，占地面积0.53平方公里，流域面积24.67平方公里；河床平均宽度80余米，纵坡1/100，相对高差7.97米。其多年平均径流量为0.07亿立方米，最大年径流量达0.3亿立方米，最小年径流量则为0.04亿立方米。历史最大洪峰流量出现在1932年，为1388立方米/秒；1949年后实测的最大洪峰流量为1954年的426立方米/秒。此外，云中河年平均含沙量1.64公斤/立方米，最大含沙量46.5公斤/立方米，干涸期约3个月。

“云中”二字自带诗意仙气，相传它发源于云中山的云雾之间，宛如天上银河洒落人间，故而得名；也有传说古代两位贤士曾在此隐居讲学，因此又名“二贤河”。云中河的水清浅绵长，纯净灵动，不见奔腾的浪花，唯有潺潺流水声如悠扬小调般舒缓人心，岸边草木倒映水中，恰似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。

云中河虽流量不大，却在农耕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古代先民引河水修建小型水渠，用以灌溉农田；新中国成立后，经过整治修缮并修建小型水利设施，其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。如今，两岸农田肥沃，盛产玉米、高粱等农作物，成为定襄的粮食产区之一。

同河含情，烟火润乡——定襄的烟火河

在定襄的四条河流中，同河最显玲珑雅致。它宛如一缕温润的玉练，点缀着这片乡土大地，承载着寻常百姓的烟火气息，是定襄名副其实的“烟火河”。

同河发源于原平老师尖山石门沟，自宏道镇西社村东北1公里处流入定襄县境，最终汇入漳沱河。沿河自上而下，左岸依次分布北社、北社东两村；右岸则为西社、贾庄、南社、平东社四村。该河全长9公里，占地面积0.45平方公里，流域面积16.1平方公里，河床宽度40至50米，纵坡约1/30至1/100，正常年径流量达0.1327亿立方米。历史上最大洪峰流量为1144立方米/秒（1883年），1949年后实测最大洪峰流量为463立方米/秒（1970年）。

同河的名字朴实亲切，“同”字寓意“同心、同力、同福”。相传古代两岸百姓曾同心协力修渠防灾，这条河也因此得名，既承载着定襄百姓团结坚韧的精神，也寄托着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在农耕文明中，同河发挥着重要作用：古代先民利用它修建水渠，新中国成立后又通过修建同河高灌站等设施进一步强化灌溉功能，让两岸农田愈发肥沃，粮食作物在此盛产。

泉润古邑，湖映文脉——定襄的泉与湖

如果说四条大河是定襄的血脉，那么泉水与湖泊，便是定襄的眼眸——清澈灵动，映照出古邑的人文光影，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万物。定襄的泉，星罗棋布、遍布全境，或喷涌而出，或涓涓流淌，清冽甘甜；定襄的湖，澄明如镜、点缀乡关，或小巧玲珑，或碧波荡漾，承载着人文传说。泉与湖，与四条大河相辅相成，共同滋养着定襄的土地与生灵，也承载着定襄的历史文化与人文情怀。

泉鸣千年，润养万物——定襄的泉水

定襄多泉，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。这里地处忻定盆地，群山环抱，地下水资源丰沛，无数泉眼汩汩喷涌，汇聚成溪，融入河流，滋养着广袤沃野与万千生灵。定襄的泉种类繁多，有温泉亦有冷泉，有涌泉亦有滴泉，有的闻名遐迩，有的默默无闻。它们或藏于深山，或隐于村落，或流于山谷，以清泉滋养万物，更滋养着定襄深厚的人文文脉。

（下转第二版）

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史建英摄



牧马河

年（1169年），乔信武重拾旧愿，又因村民盗水引发争执，官府不作为而搁置。直至金大定二十二年（1182年），定襄县知事李子成到任后，总结前人教训，亲自勘察地形，发动百姓历时两年修成漳水渠。该渠全长30公里，可灌溉田地万余亩，元好问在《开创漳水渠堰记》中详细记载此事，称赞其“孤倡而合众力，一善而沾一乡”。金大安（1209—1211）年间，齐全美曾率村民重修该渠。可惜的是，这条水渠后来毁于明朝洪武初年，只留下一段传奇。

近代以来，漳沱河成为革命摇篮，无数定襄儿女奋起反抗，用鲜血捍卫家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定襄人民对其展开大规模整治，通过加固堤坝、疏浚河道，让这条母亲河更好地造福百姓。

如今，随着河长制全面推行，漳沱河实现了水更清、岸更绿、河更畅的生态改善。数十种珍稀候鸟在此栖息，一幅水清、岸绿、河畅、景美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。

牧马含韵，诗润古邑——定襄的诗歌河

如果说漳沱河是定襄那条雄浑壮阔的母亲河，那么牧马河便是定襄这条灵动温婉的诗歌河。

牧马河，发源于太原市阳曲县西北、云中山支脉白马山南麓，上游流经经道岭、土岭、洞门岭、马圈岭、塔习岭、新开岭、阳子岭七道山岭，因而又名七岭河。它于晋昌镇智村西南2公里处流入定襄县，流经晋昌、南王、神山、蒋村、河边5个乡（镇）的26个村庄，在陈家营村西北汇入漳沱河，全长31公里，占地面积约2.21平方公里，流域面积约291.7平方公里，河床宽度为50—60米。河流一般流量为170立方米/秒，历史最大流量达1890立方米/秒（1932年），1949年后最大洪峰为636立方米/秒；年平均含沙量19.5公斤/立方米，干涸期长达7至8个月。

牧马河的名字充满诗意与传奇色彩，相传古代这里曾是牧马之地，汉代名将霍去病曾在



漳沱河

牧马河的支流，默默诉说着她的忠贞故事。清代诗人王时炯曾担任定襄知县，他喜爱三霍清泉的景致，写下《三霍清泉》一诗：“丛蒙山下碧油油，指点三泉濯绿畴。浪浪翻秋茎早穗，秧针绣水稻兼收。”诗中所咏的“三泉”，正是牧马河的支流三霍清泉。这股清泉滋养着两岸稻田，造就了“塞北江南”的秀美风光。

牧马河还承载着吕布池的传说，这一传说在《山西通志》《定襄县志》中均有记载：“吕布池在中霍村东，相传布得龙马于此。”东汉末年，北方百姓南迁，将对吕布的英雄记忆投射到这片土地，便形成了这一传说。如今，吕布池依然留存，池水清澈，四周柳树环绕，还种植着“中霍红藕”，成为一处独具特色的景观。

云中含秀，翠绕沃野——定襄的灵秀河

云中河，俗称沙河，又名天槽河、二贤河。

天地有灵，以水为脉；古邑存韵，以川为魂。

定襄，这座镶嵌在忻定盆地腹地的千年古城，东依太行余脉，西接云中古塞，南望系舟叠翠，北枕漳沱清澜。千百年间，大河蜿蜒如带，串起岁月的涟漪；泉眼星罗棋布，浸润乡土的肌理；湖泊澄明如镜，映照人文的光影；灌区纵横交错，滋养农耕的希望。水，是定襄最灵动的底色，是流淌在古邑血脉里的诗意，更是镌刻在岁月深处的文明密码。

都说山养人，水润心。定襄的水，既不似江南水乡的婉约柔媚，也不似塞北大河的奔腾狂放，而是兼具北方的雄浑与南方的灵秀。它见证过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，承载过文人墨客的千古才情，滋养过世代先民的烟火日常，更孕育出定襄人坚韧、宽厚、质朴、灵动的精神品格。

漫步定襄大地，目之所及尽是水的倩影，心之所感皆为水的情怀。漳沱河如母亲般环抱着这座古邑，牧马河似琴弦般奏响清越的旋律，云中河若丝带般缠绕着广袤沃野，同河像玉练般点缀着乡关景致。泉水叮咚，是大地的私语；湖泊澄澈，是天空的镜像；渠水潺潺，是丰收的序曲。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定襄的历史记忆，每一道水痕都镌刻着古邑的文明印记。

四河贯境，脉通古今——定襄四条河的千年流转

定襄的灵气，皆源于水；定襄的生机，皆来自河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漳沱河、牧马河、云中河、同河四条大河如灵动的巨龙，蜿蜒穿梭、纵横交错，将古邑大地分割成一块块肥沃的绿洲，串联起定襄千年的文明脉络。它们或奔腾不息，或温婉流淌，以甘甜的乳汁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灵，见证着定襄从远古走到今朝、从荒芜走向繁盛。

漳沱含章，雄浑载史——定襄的母亲河

在定襄县的四条河流中，漳沱河无疑是最具分量与底蕴的一条。

漳沱河在《礼记》中记作“恶池”或“霍池”，《周礼》中作“厚池”。《史记》中写作“漳沱”，亦作“亚沱”；自东汉起，始有“漳沱河”之称；曹魏时期称“沱河”，西晋复称“漳沱河”；北魏以来，其名称基本固定，沿用至今。

漳沱河发源于繁峙县泰戏山桥儿沟村，流经代县、原平市后，于界河铺三家村西进入定襄县，至河边镇出境入五台县；曲折流淌20公里后，复入定襄县河边镇南庄，最终从岭子底浮石口进入孟县。它流经定襄县受禄、晋昌、季庄、神山、宏道、河边等乡（镇）的41个村庄。

漳沱河在定襄县境内流程全长59公里，涉及面积约54平方公里，流域面积约511平方公里。漳沱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4.7亿立方米，最大年径流量达6.2亿立方米，最小年径流量为2.2亿立方米。历史最大洪峰流量为2700立方米/秒（1853年），枯水季节最小流量仅0.2立方米/秒，干涸断流期一般出现在立夏至6月

【3版】 文苑

雁门关：雁过隘塞 声闻于天

【3版】 文苑

听，时间流淌的声音

【4版】 副刊

十八村水地的“好面”

巩固创文创卫成果
建设美丽幸福忻州

中华诗文绝唱镜鉴

（修身篇）

心高气傲，博学无益。

【原典出处】

（清）林则徐《十无益》

【名句释义】

“心高气傲，博学无益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：如果一个人心比天高，气性骄傲，读的书愈多愈没有益处。